

大峰岩下分闽韵 丹霞城中赋新诗

——徐霞客与龙溪好友的漳州游迹



跟着

徐霞客

游漳州

(四)

徐霞客的龙溪友人

张燮(1574~1640),字绍和,号汰沃、石庐主人、海滨逸史等,福建龙溪人。刊刻汉魏《七十二家文选》,黄宗羲称其为“万历间作手”。

何楷(1594~1645),字元子,号黄如。漳州镇海卫(今龙海市隆教乡镇海)人。《明史》谓其“博综群书,寒暑勿辍,尤邃于经学”。

李宓,字羲民,龙溪人。生卒年不详。据考证,今漳州古城内仍保留有其墨宝石刻。

蔡玉卿(1612~1694),名洞石,字玉卿,漳州龙溪鹤峰(今龙文区蔡坂村后吉社)人,黄道周夫人,著名书法家。

■本报记者 张吟 整理

打卡景点

福建平和和灵通山国家地质公园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灵通山位于平和县境内西南部,规划面积约32.32平方公里(其中地质公园面积约7.46平方公里),整个灵通山脉横跨大溪镇、安厚镇,千米以上山峰有36座,主峰海拔1281米。

灵通山的山体是一亿三千万年前火山多次喷发沉积而形成的典型火山岩峰丛地貌,以中生代火山岩峰丛地貌和峡谷景观为特色,兼有良好的森林植被和宗教人文景观,是研究流纹质火山岩、火山碎屑岩的天然博物馆。其中,灵通大佛、百佛壁、珠帘雨千米飞瀑、灵通峡谷等自然景观被列为国家级地质遗迹。

■本报记者 张吟 整理

当生命没有了来处,便只剩下远方。丧母服闋之后,年已四十三岁的徐霞客“发兴为闽、广游”。徐霞客来到了远在闽之南的漳州,通过族叔徐日升的推荐,结识了林紆、黄道周、张燮、何楷、李宓等龙溪雅士;而后才有了第二次、第三次入漳。

此番,让我们一同走进徐霞客与龙溪好友曾流连过的地方,回味徐霞客游漳州的高光瞬间。



灵通山险峻雄奇

张吟 摄

大峰山 “觅篮舆追之,百里乃及。相将于大峰岩次。”

徐霞客与黄道周同游平和和灵通山,是发生在崇祯六年秋(1633年),徐霞客第三次入漳、黄徐二人最后一次会面之时。黄道周《分闽十六韵》中有序:“徐霞客自毗陵来访予山中,不一日,辄搜奇南下。觅篮舆追之,百里乃及。相将于大峰岩(今平和和灵通山)次”,明确提到徐霞客与黄道周同游平和和灵通山。

5月21日,我们循着这段记载,穿过风雨,来到了平和和灵通山国家地质公园。“诗文有记录,民间也有传说,徐霞客和黄道周来过灵通山。”热衷于文史研究的大溪中学教师叶敬宗告诉记者,“灵通山脚下的青云寺那一带,原来的地名叫做‘黄徐头’,当地村民取两个人的姓做地名,就是为了纪念这两位名人曾到此烹茶、饮酒、赋诗。后来因‘黄徐头’念起来比较拗口,近代才逐渐被称为‘黄牛头’。”山风吹起了半壁岫烟,在这高耸入云的封山大石下饮酒赋诗,想来是件十分雅致的事。

为什么黄道周要带徐霞客来大峰山游玩呢?这与黄道周个人经历有关。黄道周年轻时曾于山下范厝寨从教,也曾居于山上研读。现在灵通山悬空寺附近还保留着“石斋书屋”——两方巨大的石头互成犄角组成的一处石室。平和县灵通山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邓碧霞说:“据考证,黄道周喜欢在僻静的地方读书,他20岁左右就在灵通山研读,此处洞穴就是他藏书和读书的地方。黄道周高风亮节,殉国后百姓怀念他,就将他的塑像供奉起来。”现在石室里除了供奉黄道周的塑像外,还有一块石碑,碑上刻有黄道周手书的“灵应感通”四字。当时,对黄道周而言,邀请好友徐霞客到自己熟悉的大峰重游,定然别有一番滋味。

另一方面自然是黄道周被大峰山美景所吸引,向徐霞客力荐同游此处。据清代陈汝咸主修的《漳浦县志》记载,黄道周著有传世名篇《梁铎二山赋》,序言中详细介绍了天峰山(即大峰山、灵通山),“临漳之西九十余里,有天峰之山,飞颺掩睨,亦可万仞,洞壑绵亘,钩梯悬绝,猿鸟四时腾空塞径。”他盛赞大峰山奇景:“一一与黄山相似,或有过

之,当无不及。”我们到访大峰之时,虽遇漫山风雨,却不减大峰奇美。漫步林间,油桐花落,竹林风起;拾级而上,泉瀑轰鸣,珠帘化雨。灵通山还有巨大的天然卧佛、福建少见的悬空寺。2019年1月15日,福建平和和灵通山地质公园正式获得“国家地质公园”命名。除了传统的七峰十寺十八景之外,到访灵通山的游客还能在路标的指引下,了解一亿三千万年前火山多次喷发沉积而形成的典型火山岩峰丛地貌,感受沧海桑田的自然神力。

丹霞城 “手泽只今留篋在,白鸠巢畔绿阴移。”

徐霞客的龙溪好友除了黄道周外,还有张燮,这从二人留下的诸多和诗可以得见。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徐霞客初访漳州,行履南靖,得族叔徐日升指引,拜会林紆求得墨宝后,经过漳州府拜会了张燮。证据来自《晴山堂法帖》收的一首张燮的七律。诗前有引文曰:“徐霞客为其太君作秋圃晨机图,诸名下属籍备矣。入漳征言,因而追志之。”“入漳”二字足以说明徐霞客经过漳州。诗未落双款“龙溪 张燮”“丹霞 李宓 书”,可知这首诗是张燮作诗、李宓书写,或许求取诗词、墨宝的时候,徐霞客、张燮、李宓是同在丹霞城(漳州古城)内的。

从诗词中还能找到徐霞客首次入漳期间曾在漳州逗留数月,直至初夏的证据。张燮《群玉楼集》卷之二十一收有徐霞客诗《过霞城访绍和张先生归途赋谢三章》。其中,第三首诗末句“罗浮留待野云还”,参照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中“(徐霞客)自江上走闽,访石斋于墓次;又为胥手束抵粤,登罗浮,携山中梅树归”,可知徐霞客访张燮是在第一次游历漳州的时候,即1628年的仲春初夏。而张燮所题《秋圃晨机图》末尾说“手泽只今留篋在,白鸠巢畔绿阴移”,交代写作的时令为初夏。

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徐霞客去了漳州哪里游历呢?为了索诗求字,徐霞客定然要拜访居住在漳州城中的张燮、李宓。徐霞客到访时看到的漳州府城,除了有如今位置大体一致的二十多条街道,还有女墙、雉



灵通山悬空寺建造在悬崖壁上,让人惊叹。
本报记者 陈逸帆 摄



当地百姓崇敬、怀念黄道周,在石斋书屋供奉黄道周的塑像。
张吟 摄

楼等古建筑物,最重要的是,徐霞客还能切身感受到漳州城因海丝贸易而呈现出“气象英雄,商贾辐辏”的繁荣景象。陈子铭在《漳州传》中写道:明穆宗继位(1567年)后,朝廷同意开海贸易,在漳州月港立县,月港随之成为大明王朝唯一允许商人出海贸易的口岸。随后,隆庆五年(1571年)漳州府城建起了古代漳州标志性的建筑——威镇阁(非如今复原的八卦楼),见证着九龙江流域及月港为漳州带来的一整个世纪的繁荣。

徐霞客或许正是循着威镇阁的方向,找到了漳州城的南门,在洋老洲古渡口登上了前往镇海卫的乌篷船,去拜访与黄道周素有交情的何楷。

云洞岩 “云笈著成仙竹素,锦囊探出句烟霞。”

还有学者考证出,张燮或黄道周曾带徐霞客同游云洞岩。云洞岩自古以来便以秀丽雄奇的景色而蜚声四海,山中有大小洞穴四十余处,历代各体书法题刻二百余处,被称为“闽南第一碑林”。说云洞岩为古代文人的会客厅也不为过,有好友过霞城(即漳州城),带他到云洞岩游玩也是人之常情。

一位漳州文史学者说:“在张燮的《霏云居集》中有诗《云岫》《鸟岩》《暗谷》,写的或许是张燮陪徐霞客游云洞岩的情景。云洞岩多有石室,室内冰凉的泉水漫流清澈,正是避暑好去处。张燮或曾陪同徐霞客入洞聊天,用山泉沏茶品茗。”并且,徐霞客所写的《过霞城访绍和张先生归途赋谢三章》其一中有句:“伊人何事托葭蓂,鹤骨森寒鬓未华。云笈著成仙竹素,锦囊探出句烟霞。沧桑幻矣宁随世,城郭依然别有家。俗客不嫌同鹿豕,肯将深洞闭瑶花。”诗中鹤骨、烟霞、深洞等词都难免让人联想到云洞岩。

也有学者认为,徐霞客或曾在黄道周夫人的带领下,游览过云洞岩。因为黄道周夫人蔡玉卿的娘家就在云洞岩所在的蔡坂村。

但不论最后考证结果若何,徐霞客确曾三游漳州,留下了一些与漳州密切相关的地理、文学资料与后人,已是弥足珍贵。
■本报记者 张吟 通讯员 李嘉琳

记者手记

采写《跟着徐霞客游漳州》总给人以穿越时空之感。

三百多年前的某个日间,黄道周将狱中收到的、徐霞客长子徐杞带来的四册《徐霞客游记》手稿示与妻读,妻蔡玉卿读罢拍案叫绝。起笔落墨,蔡玉卿写下了《读<徐霞客游记>二首》,其二云:“高风直继张三丰,一枝飘然访赤松。快把奇书游记读,顿如甘露豁心胸。”

小诗足以见证徐霞客、《徐霞客游记》与漳州山水人文密切相连的奇缘。

《徐霞客游记》对漳州着墨并不算多。在采访中,有学者指出,徐霞客的手稿中关于漳州的记载或许更多,只是不幸在岁月磋磨中散失。

漳浦县文联副主席陈建新说,据记载,徐霞客数次与黄道周见面,都曾向黄道周出示自己的游记。按常理推测,每一次的出示,应该是徐霞客最近一段时间旅游经历的汇报交流。那么,最后这一次徐霞客交代儿子送到狱中黄道

周手里的这四册,应该就是他最后几年游历的记录,或许还会有关于漳州的内容。可能后来这四册手本没有归还徐氏,而是由黄道周带回家中,蔡玉卿这才有机会读到《徐霞客游记》,并写下本文开头的那首诗。只是后来黄道周往福州任职,又出兵皖南,兵败被擒,于南京殉国。而清兵占领福建后,数度与郑氏政权在闽南形成拉锯战,战乱中,这四册《徐霞客游记》也就下落不明了。蔡玉卿的诗,既证明了她看过手稿,也让我们心中漾起无限的猜测和遐思。

心之所向,素履以往。话到此处,《跟着徐霞客游漳州》便也接近尾声。在接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溯溪、登山、出海、入乡、访贤,骄阳无惧,风雨无阻,重走徐霞客走过或可能走过的路,去触摸三百多年前漳州的脉动,探索交流徐霞客文化旅游发展的可行性,受益颇深。

心之所向 素履以往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弄明白,爱好游山玩水的名人不少,为什么独独徐霞客将旅游摆在了人生的第一位?

忆起《明朝那些事儿》中,大明王朝落下帷幕之后,作者当年明月方才娓娓讲起徐振之(徐霞客)的故事。独对徐振之进行非线性叙事,是因为在作者看来,“最后讲述的这件东西,它超越上述的一切”。我想,“它”就是徐霞客按照自己的方式,度过人生的一种人生观。

是的,在他人挣扎于红尘浮世、功名利禄之时,徐霞客只为了心之所向,孤筇双屐、攀山涉水,以“旅游”的方式成就了自己飘然若仙的一生,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地理资料。

你见,或者不见,美就在那里。不涉深潭、不攀绝壁,又怎得这风光满目、诗赋满筐、雀跃满心?
■本报记者 张吟

灵通山天然山体构成的卧佛奇观,形态逼真。

本报记者 刘铭明 摄